

日本小说家梦枕獯的文笔有些像六朝志怪小说,他的《阴阳师系列》中的主角安倍晴明,也有一个如六朝人物般任由野草蔓延的花园:“杂草丛生的庭院,驻足门前便可一览无余。这里与其说是家宅,不如说是现成的一块荒地。”但就是在这样的一块形同荒地的庭院里,有时桔梗花、龙胆花会冒出头来,有时空气中又会传来桂花与栀子花的花香。

我觉得,这纯粹出于作家的想象,因为杂草的生命力,比园艺植物不知要强多少。晴明的那些园艺植物,不久肯定会被杂草所吞噬。

杂草之所以永远比园艺植物强大,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像园艺植物那样向人类贡献出硕大美丽的花

说杂草

谈瀛洲

朵、甘美可口的果实、肥嫩多汁的茎叶,而可以把它所有的能量,都用来扩充自己的根系,繁殖自己的后代,侵占别的植物的空间。

所以,即便是一直被人们称为“豁达”的隐士陶渊明,在杂草问题上也不能豁达,因为孔稚圭与庾信都做着官,而且是不小的官,而“不肯为五斗米折腰”的他,毕竟是要自食其力的,为了果腹也不得不去田中锄草。

他在《归园田居(其三)》中写道:

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,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。

“晨兴理荒秽”,是说自己一大早就起来去锄草;“草盛豆苗稀”,是看到田里草长得很茂盛,而豆苗却显得稀稀拉拉;“夕露沾我衣”,是说自己劳动得很辛苦,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;“但使愿无违”,希望自己的心愿得到实现。有人把他的“愿”说得很复杂,但我以为其实很简单,跟一个普通的老农一样,那就是让豆子丰收。只有豆子丰收,他才能吃饱肚子;也只有吃饱肚子,才能遂他的隐居之愿,不然,免不了又要出去做官,“为五斗米折腰”了。

在巴黎看电影是全世界影迷的愿望。

全巴黎共有 200 多家大大小小的影院,大至放映 IMAX 电影的商业影城,小至一个放映厅的艺术电影院,新至去年才落成的连锁分店,旧至电影发明初期就已成名的古董戏院,无不包囊。上档的影片也是从无声到有声,从黑白到 3D,来者不拒,其中尤以拉丁区的影院和影迷最为有趣。

拉丁区内棋布星罗着各个名校,从前只有此地的大学内可以上到拉丁文课,由此得名。拉丁区内

的电影院大多小而精致,每一座都大有历史。这里的影迷自然也是“识货”的行家,大多是在此盘桓的读书人和生长于斯的老巴黎人。这些白发苍苍的

万分好笑。

拉丁区内放的电影也颇为有趣。巴黎圣母院附近有一家二线小影院,却名声在外,因为多年来,该影院每逢周末都会放映同一部经典电影《洛基恐怖秀》,并邀请两个化妆团队浓妆艳抹成吸血鬼等各种剧中造型进行表演。观众也不能闲着,按照影院的指示进行配合。

文艺巴黎

于小玖

老影迷有时耐不住寂寞,会在影片开始前和你聊上两句。哪里人?会不会说法语?在巴黎干什么?碰上文学的,还要问你最喜欢的法国作家是谁,如果碰巧道出了一个 20 世纪的名字,他们还会得意地告诉你他们认识这个作家的后人子孙等等等等。这倒并非信口开河。这些老巴黎人可能当年就在隔壁索邦念书,在附近的花神咖啡馆度日,文人骚客,明星艺人,见惯不怪。

巴黎也的确是很容易遇见名人的地方。如果恰逢首映或者影展,更是影院处处皆名人。从厕所出来时遇到一个,喝杯咖啡遇到一个,甚至看完电影走出影院,突然发现街上迎面走来的不正是刚才影片里的男主角嘛!而这些名人也不加掩饰,随随便便地上街走动。一日,朋友在地铁中看到一穿着破旧的亚裔,心中很不是滋味,觉得终于有同胞自甘堕落,走上了乞讨的道路,深感丢脸。可奇怪的是,这名“乞丐”身边居然伴随着一位绝色美女,大惑不解。于是走上前再仔细一瞧,发现他居然是韩国大导演金基德!当下掏出纸笔向“乞丐”索要签名,自觉

主角说“我看到那里有光”时,就火一同扳动打火机。如果你不幸坐到了前排,影院也会提醒你:“请带好一张报纸遮风挡雨!”老影迷对观影要求很高,几近苛刻。窃窃私语、来回走动,甚至零食包装纸所发出的声音都会引来众人的指责。面对这样的顾客,影院方当然不敢怠慢,极力避免技术失误。有一次影院放映库布里克《2001 太空漫游》。影片一上来,只闻其声不见画面,突然听见放映员冲进来大声叫唤:“大家少安勿躁!不是我们放映的错误!不关我们的事儿!是电影本来就是这样的!它就是这样的!”

这就是法国人。一边斤斤计较,一边不拘小节;一边搞怪胡闹,一边传统守旧。只因此地皆为戏梦,时间久了,便都是良辰美景。

勃拉姆斯和瓦格纳

盛韵

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复杂关系,总令八卦爱好者津津乐道。19 世纪 70 年代,这两位作曲家代表了德国音乐中对立的

两派——古典派和未来派。当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被问到:你是喜欢勃拉姆斯还是瓦格纳?没有中间路线可走。尼采在跟瓦格纳决裂后写过一本《瓦格纳事件》,认为瓦格纳是欧洲近代文化疾病的表现。当然他俩一开始相处甚欢,瓦格纳还邀请尼采去自家庄园度假,据说尼采在瓦格纳家与他产生了龃龉,于是故意将勃拉姆斯的照片放在瓦格纳家的钢琴上,引得瓦格纳十分不悦。

在眼下这个游子遍地的时代,一句“你是哪里人”总会莫名牵扯起一些人内心深处的百感交集。

唯当细细想来,“祖籍”其实比“家”和“故乡”更多了几分郑重其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“家”会面临迁徙、更替、重组,会有了娘家、婆家、自己的家、原来的家……而令许多人魂牵梦萦的“故乡”,也可能不止一处,但凡落过脚的,且彼此性向相合、感觉良好的,都可冠以故乡之名,是谓第一故乡、第二故乡。与之相较,至少历时百年三代相传的“祖籍”,则更为轻易地盘亘于功名成就者或是念旧怀古者的心底,挥之不去。皆因如此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回到了浙江龙泉白云岩下的 36 世祖管师仁隐居地踏访宗祠,600 年前随朱元璋大军南征移居贵州安顺的沈万三后裔回到了南京“探亲”,一曲古调《茉莉花》唱出了旧时江南固有的似水柔情。

至于我,带着 3 岁的幼子探访其祖籍地的家族老屋,本源于春节期间的一时兴起。海宁路仲,一座有着 1700 多年历史的落寞小镇,凋敝的祖屋前,斑驳外墙圈起了院内的残垣断壁,一并锁住了那株每年 3 月抖擞着遍开花苞开怀怒放的百年山茶。在被院仅三先生誉为元代产的德义桥直通的街路上,镇里的亲戚仍旧沿袭着药铺的祖业。无视大人们的感慨唏嘘,小家伙开心地蹲在祖屋门前的石级上,用那一截枯败的苇草戏弄着初暖的春风,重复着祖辈们儿时的乐事。回家之后,小家伙兴奋地跑到奶奶面前汇报:“我去路仲了!”或许等不及小家伙懂得“祖籍”的真正含义,正在面临拆迁的老屋已然不复存在,彼时的寻根问祖,迟早会和大多数人一样,缩减成为户口簿上的一栏抽象的文字。而那贴在老屋门前留下的照片,一定会成为他心中一个温暖的梦吧。

我是个闲不住的人。阳光明媚的周末,我不是骑单车到野外呼吸新鲜空气,就是呼朋唤友去湖畔垂钓。就连每个工作日午餐过后,我都要到单位的花园溜达一番。因为,我相信并且深信生命在于运动。

如果天空倾盆大雨,这个时候好像不宜进行运动。不急,不急。每当遇到极端恶劣的天气,我仍可以进行一项极具有益的运动,那就是爬楼梯。在我看来,爬楼梯是一项有益身心而且低碳节能的好运动。真可谓:爬楼梯简单,意义不平凡。我家住九楼,楼

原先是瓦格纳助手的钢琴家、指挥家汉斯·冯·彪罗在被瓦格纳骗走了老婆(也就是李斯特的私生女科西玛)之后,立刻转投勃拉姆斯阵营,音乐史上巴赫、贝多芬、勃拉姆斯这“3B”伟人的称号就是彪罗想出来的。

勃拉姆斯的崇拜者通常都会鄙视瓦格纳,这已经成了一种风气。不过勃拉姆斯本人倒是有些顾虑,他总是说:“瓦格纳的模仿者们只是一群猴子,但他本人还是值得一提的。”这句话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勃拉姆斯高尚、

大度的品质。可是像约阿希姆(Joachim,著名小提琴家)和赫佐根伯格(Herzogenberg,奥地利作曲家、指挥家)这样的人,则认为瓦格纳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他们说起过看《齐格弗里德》(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的第三部)全剧实在是受罪,每次乐谱上出现某个和弦(比如渐弱的九和弦)时,他们就

不断地向对方说“早上好”来互相提神。勃拉姆斯的著名评论家朋友爱德华·汉斯利克(Eduard Hanslick)在维也纳发表了一系列反瓦格纳主义的尖锐评论。而瓦格纳也不甘示弱,不点名地咒骂了某位作曲家“一会儿戴着亨德尔的哈里路亚假头套,一会儿又扮成演奏查尔达什舞的犹太人”,明眼人一看即知这说的是勃拉姆斯。不过勃拉姆斯本人的确没有公开表示过敌意,甚至还赞扬过瓦格纳。他曾经从瓦格纳那里借阅了《汤豪舍》的部分手稿,当瓦格纳要求他归还时,他同意归还,但要瓦格纳再给他一份新作品手稿作为替代。于是瓦格纳给勃拉姆斯寄去了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的第一部《莱茵的黄金》。勃拉姆斯回信说:“我每天由衷地感谢这部作品,我会将它束之高阁。初看这个部分,也许它还不是你整部作品所要求的那种伟大诱因,但它的确以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呈现,所以请让女武神(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的第二部)焕发光芒吧。”勃拉姆斯的语调十分友好,但

我们可以想象瓦格纳会被这些不知所云的措辞搞得晕头转向。炫耀力量并不是勃拉姆斯的风格。英国作曲家埃塞尔·史密斯女爵说过:“勃拉姆斯明白自己的价值,哪一位伟大的创作者会不明白呢?但他从心底里是我见过的最谦虚的人之一。”在瓦格纳式狂妄自大的年代,勃拉姆斯代表的是一种艺术家角色的民主观念。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:“艺术是个共和国,别给任何艺术家高人一等的地位,也别指望其他人会像仰视罗马执政官一样仰视他。”

到爬楼梯能起到减肥之效,居然坚持了下来,而且乐此不疲。有时闲来无事。老婆就喊:“X.Y,爬楼梯去吧。”“好。”我总是愉快地应承着。爬着爬着,老婆居然要与我比比爬楼梯,看谁爬得快。她哪能是我对手,可每次她总能“勇”夺冠军。唉,其中缘由,不言而喻。

由于经常有意识地爬楼梯,我走起平路来,那真叫一个健步如飞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有一幕:道士马玉教郭靖借攀悬崖崖壁以便修炼轻功。我想,这与我爬楼梯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呢。

勤爬楼梯,多走路,绿色休闲很靠谱。



醒来的时候仿佛接近清晨,虽然没有睁开眼睛,但是能感觉到外面透进来的紫色微光。我一动也不敢动,希望睡意能够再次到来,好返回那个梦境。

梦里是咖啡馆门口窄窄的马路,夏天刚刚到来,两边的泡桐树褪去花朵以后开始疯狂地长出新绿色的露珠,即使在梦境中,也依然能够感到空气里的水分,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触觉,也不觉得闷热。我大概正在上班去的路上,心里充满一种被梦境放大的喜悦,喜悦感在身体里像气球一样膨胀,因为简直无法承受而带出些悲伤来。我加紧步子,能听见自己轻微的喘气声,呼吸,呼吸。没有其他声音了,四周安静极了,也没有人,商店都还是关闭着的。只有越来越急切的喘气声,呼吸,呼吸。我走得有些焦急起来,惟恐错过什么似的,心脏也怦怦直跳,担忧着梦就要结束了。

梦

周嘉宁文/图

今宵灯谜

袁先寿
助手二三个
(字一)
昨日谜面:有话往肚子里咽
(广东小吃)
谜底:云吞
(注:云,说话)

负喧记

孙香我

冬日的午后,太阳暖洋洋,喝过了一壶茶,拎一册书到阳台上晒太阳去。若说文一点,便雅得很了:负喧。拎的是《脂砚斋评石头记》,好太阳,好书,两全其美。为这一部故纸堆里《红楼梦》,不知抛掷我多少大好光阴,不知翻过多少遍书。我是宁愿翻烂一部好书,也不去碰那些烂书的。阳台上两把椅子,一把坐一把跷脚,好书翻着,好太阳晒着,暖洋洋的,这一刻,舒服惬意,千金难买,我竟不知道人生还有甚于之乐乎。忽然有了一个念头,此刻,那些做官的,那些有钱的,那些成功人士,他们在干什么呢?怕是没工夫晒太阳,没工夫看《红楼梦》吧,那么他们的快乐又是什么样的呢?我想象不出来,或许,他们偶尔也会闪过一念:那些小民,也会有快乐吗?他们大概也是一百个想不到吧,嘿嘿。

前几天,我们退休支部的党员在茶室里开会,家住莘庄年届八旬的老王也匆匆赶来,一进门,只见他鼻青脸肿,贴有两条橡皮膏,问他怎么受的伤?他还未坐定,便满脸沮丧地说:“被媳妇打的。”老王一五一十地诉起苦来:这个安徽妹在上海一家食品店打工,月薪一千二百多元,同他们分居,一个小孙女由他们抚养,不仅不贴钱,还经常借口添这买那,索讨生活补贴,有时则给小孩吃得不饱,向他伸手要营养费,老王每月总是给她数百元,一千元以资助,但她嫌太少,欲壑难填。如不加码,便骂骂咧咧,甚至拳打脚踢,踹门,大发雌威。老王为了息事宁人,几年来一直采取掏尽抽屉,骂不还口,打不还手的忍让态度。

齐刹武力“啃老”

杨光裕
其次,老王要开导儿子,主持公道,制止妻子殴打婆婆的恶劣行为,并告诫儿子,一个成年人向公婆、父母要钱,是情分,不是本分。反过来,要尽可能对老人有所补贴、照料,使老人经济上宽裕点,颐养天年。再次,老王夫妻俩应当坚强一点,碰到媳妇骂人打人,无理取闹,予以法律制裁。如果单位、居委、派出所和老龄工作部门等多部门,一起出面劝阻,“武力”啃老的恶媳妇,一定能够迷途知返,争取成为一个孝敬老人的好媳妇。如若不信,不妨试试。

